金史/卷7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十一 ◄

金史
卷七十二　列傳第十

► 卷七十三

婁室子:活女 謀衍 仲(本名石古乃)，族子:海里 銀朮可子:斡英(本名撻懶) 母弟:麻吉(子:沃側) 弟:拔離速 習古乃

列傳第十 ○婁室子:活女 謀衍 仲(本名石古乃)，族子:海里 銀朮可子:斡英(本名撻懶) 母弟:麻吉(子:沃側) 弟:拔離速 習古乃

婁室

婁室，字斡里衍，完顏部人。年二十一，代父白荅為七水諸部長。太祖克甯江州，使婁室招輸系遼籍女直，遂降移燉益海路太彎照撒等。敗遼兵於婆剌趕山。複敗遼兵，擒兩將軍。既而益改、捺末懶兩路皆降。進兵鹹州，克之。諸部相繼來降，獲遼北女直系籍之戶。遼都統耶律訛里朵以二十餘萬眾來戍邊。太祖趨達魯古城，次甯江州西，召婁室。婁室見上於軍中。上見婁室馬多疲乏，以三百給之，使隸右翼宗翰軍，與銀朮可縱兵沖其中堅，凡九陷陣，皆力戰而出。複與銀朮可戍邊。

及九百奚營等部來降，則與銀朮可攻黃龍府，上使完顏渾黜、婆盧火、石古乃以兵四千助之，敗遼兵萬余于白馬濼。宗雄等下金山縣，使婁室分兵二千，招沿山逃散之人。耶律捏里軍蒺藜山，斡魯古、婁室等破之，遂取顯州。太祖取黃龍府，婁室請曰：「黃龍一都會，且僻遠，苟有變，則鄰郡相扇而起。請以所部屯守。」太祖然之，仍合諸路謀克，命婁室為萬戶，守黃龍府。進都統，從杲取中京，與希尹等襲走迪六、和尚、雅

里斯等，敗奚王霞末，降奚部西陳度訛里剌。遼主自鴛鴦濼西走，婁室等追至白水濼，獲其內庫寶物。數字遂與闍母攻破西京。複與闍母至天德、雲內、甯邊、東勝，其官吏皆降，獲阿疏。

夏人救遼，兵次天德，婁室使突撚、補攔以騎二百為候兵，夏人敗之，幾盡。阿士罕複以二百騎往，遇伏兵，獨阿士罕脫歸。時久雨，諸將欲且休息，婁室曰：「彼再破吾騎兵，我若不復往，彼將以我怯，即來攻我矣。」乃選千騎，與習失、拔離速往。斡魯壯其言，從之。婁室遲明出陵野嶺，留拔離速以兵二百據險守之。獲生口問之，其帥李良輔也。將至野谷，登高望之。夏人恃眾而不整，方濟水為陣，乃使人報斡魯。婁室分軍為二，迭出迭入，進退轉戰三十里。過宜水，斡魯軍亦至，合擊敗之。

遼都統大石犯奉聖州，壁龍門東二十五里，婁室、照里、馬和尚等以兵取之，生獲大石，其眾遂降。遼辟里剌守奉聖州，棄城遁去。後與宗望追遼帝，婁室，蒲宗以二十騎候敵，敗其軍三千人於三山，有千人將趨奉聖州，蒲察複敗之，擒其主帥而還。夏人屯兵於可敦館，宗翰遣婁室戍朔州，築城於霸德山西南二十里，遂破朔州西山兵二萬，擒其帥趙公直。其後複襲遼帝于余都谷，獲之。賜鐵券，惟死罪乃笞之，餘罪不問。

銀朮可圍太原，宋統制劉臻救太原，率眾十萬出壽陽，婁室擊破之，繼敗宋兵數千於榆次。宋張灝軍出汾州，拔離速擊走之。灝複營文水，數室也突葛速、拔離速與戰，灝大敗。宗翰定太原，婁室取汾、石二州，及其屬縣溫泉、方山、離石，蒲察降壽陽，取平定軍及樂平，複招降遼州及榆社、遼山、和順諸縣。宗翰趨汴州，使婁室等自平陽道先趨河南，曰：「若至澤州，與賽里、婆盧火、習失遇，當與俱進。」習失之前軍三謀克，敗宋兵三千於襄垣，遇伏兵二千，又敗之。撒剌荅破天井關，複破步兵于孔子廟南，遂降河陽。婁室軍至，既渡河，遂薄西京。城中兵來拒戰，習失逆擊敗之，西京降。婁室取偃師，永安軍、鞏縣降。撒剌荅敗宋兵于汜水。於是，滎陽、滎澤、鄭州、中牟相次皆降。宗翰已與宗望會軍於汴，使婁室率師趨陝津，攻河東郡縣之未下者。阿離士罕敗敵於河上，撒按敗敵於陝城下，鶻沙虎降虢州守陴卒三百人，遂克陝府。習古乃、桑袞破陝之散卒于平陸西北。活女別破敵于平陸。婁室破蒲、解之軍二萬，盡覆之，安邑、解州皆降，遂克河中府，降絳、慈、隰、石等州。

宗翰往洛陽，使婁室取陝西，敗宋將範致虛軍，下同、華二州，克京兆府，獲宋制置使傅亮，遂克鳳翔。阿鄰等破宋大兵於河中，斡魯破宋劉光烈軍于馮翊，訛特剌、桑袞敗敵于渭水，遂取下邽。宗翰會京輔伐康王，命婁室、蒲察專事陝西，以婆盧火、繩

果監戰。繩果等遇敵于蒲城及同州，皆破之。婁室、蒲察克丹州，破臨真，進克延安府，遂降綏德軍及靜邊、懷遠等城寨十六，複破青澗城。宋安撫使折可求以麟、府、豐三州，及堡寨九，降于婁室。晉寧所部九寨皆降，而晉寧軍久不下，婁室欲去之，賽里不可，曰：「此與夏鄰，且生他變。」城中無井，日取河水以為飲，乃決渠於東，泄其水，城中遂困。李位、石乙啟郭門降，諸將率兵入城。守將徐徽言據子城，戰三日，眾潰，徽言出奔，獲之。使之拜，不聽，臨之以兵，不為動，縶之軍中。使先降者諭之使降，徽言大罵，與統制孫昂皆不屈，乃並殺之。遂降定安堡、渭平寨及鄜、坊二州。於是，婁室、婆盧火守延安，折可求屯綏德，蒲察還守蒲州。延安、鄜、坊州皆殘破，人民存者無幾，婁室置官府輯安之。別將斡論降建昌軍。京兆府叛，婁室複討平之。遂與阿盧補、謀里也至三原，訛哥金、阿骨欲擊淳化兵，敗之。婁室攻乾州，已築甬道，列鵝駁具，而州降。遂進兵克邠州，軍於京兆。

陝西城邑已降定者，輒複叛，於是睿宗以右副元帥，總陝西征伐。時婁室已有疾，睿宗與張浚戰于富平，宗弼左翼軍已卻，婁室以右翼力戰，軍勢複振，張浚軍遂敗。睿宗曰：「力疾鏖戰，以徇王事，遂破巨敵，雖古名將何以加也。」以所用犀玉金銀器，及甲冑，並馬七匹與之。

天會八年，薨。十三年，贈泰甯軍節度使，兼侍中，加太子太師。皇統元年，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追封莘王。以正隆例改贈金源郡王，配享太宗廟廷，謚壯義。子活女、謀衍、石古乃。

子 活女

活女，年十七從攻甯江州，力戰創甚，扶出陣間。太祖憑高望見，問之，知是婁室子，親撫慰賜藥，歎曰：「此兒他日必為名將。」其攻濟州，敗敵八千。與敵遇於信州，移剌本陷於陣，活女力戰出之，敵遂北。敗耶律佛頂等兵於瀋州。及宗翰以兵襲奚王霞末，活女以兵三百，敗敵二千。從攻乙室部，敗之，破其二營。迭剌部族叛，率二謀克突入，大破之。

活女常從婁室圍太原，宋將种師中以兵十萬來援，活女擊敗之。大軍至河，無船，不得渡。婁室遣活女循水上下，活女率軍三百，自孟津而下，度其可渡，遂引軍以濟，大軍於是皆繼之。宋將郭京出兵數萬，趨婁室營，活女從旁奮擊，敵亂，遂破之。師還，破敵于平陸渡，得其船以濟。又以兵破敵于張店原。時屯留、太平、翼城皆有重敵，並

破之。又分兵取陝西，蒲州降，留活女鎮之。攻鳳翔，活女先登。睿宗定陝西，活女為都統，進攻涇州，敗其兵。王開山以兵拒歸路，邀戰，再擊，再敗之，遂降京兆、鳳翔諸縣。

婁室薨，襲合紮猛安，代為黃龍府路萬戶。天眷二年，為元帥右都監，遷左監軍。元帥府罷，改安化軍節度使。曆京兆尹，封廣平郡王，以正隆例，改封代國公，進封隋國公，謚貞濟。卒年六十一。

子 謀衍

謀衍，勇力過人，善用長矛突戰。天眷間，充牌印祗候，授顯武將軍，擢符寶郎。皇統四年，其兄活女襲濟州路萬戶，以親管奧吉猛安讓謀衍，朝廷從之，權濟州路萬戶。八年，為元右都監。天德三年，為順天軍節度使，曆河間、臨潢尹，數月改婆速路兵馬都總管。

撒八反，謀衍往討之，是時世宗為東京留守，自將討括里還，遇謀衍于常安縣，盡以甲士付之。世宗還東京，完顏福壽、高忠建率所部南征軍，亡歸東京。謀衍亦率其軍來附，即以臣禮上謁，遂殺高存福、李彥隆等。謀衍、福壽、忠建及諸將吏民勸進，世宗即位，拜右副元帥。都統白彥敬，副統紇石烈志寧在北京，拒不受命，謀衍伐之，遇其眾於建州之境，皆不肯戰，彥敬、志寧遂降。

二年正月，謀衍率諸軍討窩斡，會兵於濟州，合甲士萬三千人，過泰州，至術虎崖，乃舍輜重，持數日糧，輕騎追之。是時窩斡新敗於泰州，將走濟州。謀衍兵至長樂南，獲其諜者，知敵將由別路邀糧運，遂分軍往迎之。敵吏者來降，謀衍用其計，因夜亟往邀敵輜重，忽大風，不能燧火，路暗莫相辨，比曉才行三十餘里。將至敵營，將士少憩，謀衍率善射者數十騎，往覘之。而都統志甯、克寧等，已敗敵眾二萬餘於長樂，追殺甚眾，敵遂西遁。志甯軍先追及於霿{筍松}河，急擊敗之。而謀衍貪鹵掠，不復追，以故敵得縱去，遂涉懿州界，陷靈山、同昌、惠和等縣，窺取北京，西敗三韓縣。惟克寧軍追躡，謀衍托馬弱，引還懿州。上聞之，下詔切責謀衍，以僕散忠義為右副元帥代之，紇石烈志寧為右監軍代完顏福壽。而謀衍子斜哥暴橫軍中，詔勒歸本貫。

謀衍至京師，以為同判大宗正事，世宗責之曰：「朕以汝為將，汝不追賊，當正汝罪。以汝父婁室有大功，特免汝死。汝雖非宗室，而授此職，汝其勉之。」未幾，速頻

路軍士朮里古，告斜哥寄書與謀衍謀反，有司並上其書，世宗察其誣，詔鞫告者，朮里古款伏，遂誅之。召謀衍謂之曰：「人有告卿子為反謀者，朕知卿必不為此，今告者果自服罪，宜悉此意。」

初，窩斡方熾，上使溫蒂罕阿魯帶，守古北口。及窩斡敗於陷泉，入于奚中，率諸奚攻古北口。阿魯帶因其妻生日，輒離軍六十里，賊眾聞之，來襲，殺傷士卒甚眾。阿魯帶坐除名。詔謀衍，蒲察烏里雅、蒲察通以兵三千，會舊屯兵，擊之。擒賊党猛安合住。未幾，窩斡平，乃還。

七年，出為北京留守，上禦便殿，賜食，及禦服衣帶佩刀，謂之曰：「以卿故老，欲以均勞逸，故授此職，卿其勉之。」改東京留守，封榮國公。大定十一年，薨，年六十四。

謀衍性忠厚，善擊球射獵，時論以為雖智略不及其父，而勇敢肖之雲。

子 仲

仲，本名石古乃。體貌魁偉，通女直、契丹、漢字。其兄斡魯為統軍，愛仲才，欲使通吏事，每視事，常在左右，遇事輒問之，應對如響，斡魯歎曰：「此子必為令器。」皇統初，充護衛，授世襲謀克。天德元年，攝其兄活女濟州萬戶，部內稱治。除濱州刺史，以母憂去官。起複知積石軍事，轉同知河南尹。

正隆六年，伐宋，為神勇軍副都總管。與大軍北還，除同知大興尹，將兵二千，益遵化屯軍。備契丹。遷西南路招討使，兼天德軍節度使，政尚忠信，決獄公平，蕃部不敢寇邊。召為左副都點檢，宿衛嚴謹，每事有規矩，後來者守其法，莫能易也。世宗常謂侍臣曰：「石古乃入直，朕寢益安。」

五年，宋人請和，為侄國，不稱臣，仲為報問使。仲請與宋主相見禮儀，世宗曰：「宋主親起立接書，則授之。」及至宋，一一如禮。正隆用兵，宋人執商州刺史完顏守能以歸，至是，仲取守能與俱還，上嘉之。轉都點檢，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，遷河南路統軍使，上曰：「卿在禁近，小心畏慎。河南控制江、淮，為國重地，卿益勉之。」賜廄馬、金帶、玉吐鶻。後有罪，解職。久之，起為西北路招討使，改北京留守，卒。

族子 海里

海里，婁室族子。體貌豐偉，善用槊。婁室為黃龍府萬戶，海里從徙于孰吉訛母。從婁室追及遼主于朔州阿敦山，遼主從數十騎逸去，婁室遣海里及朮得，往見遼主，諭之使降。遼主已窮蹙，待于阿敦山之東，婁室因獲之，賞海里金五十兩、銀五百兩、幣帛二百匹、綿三百兩。睿宗經略陝西，海里戰卻吳玠軍於涇、邠之南，尋遣修棧道，宋人恐棧道成，以兵來拒，破其兵，賞銀百五十兩、奴婢十人。

天眷元年，擢宿直將軍。與定宗磐、宗雋之亂，再遷廣威將軍，除都水使者。改西北路招討都監，曆複州、灤州刺史。耶盧椀群牧使，迭剌部族節度使，同知大興尹、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，改武甯軍節度使，廣甯尹。卒，年六十二。

銀朮可

銀朮可，宗室子。太祖嗣位，使蒲家奴如遼取阿疏，事久不決，乃使習古乃、銀朮可繼往。當是時，遼主荒於政，上下解體。銀朮可等還，具以遼政事人情告太祖，且言遼國可伐之狀。太祖決意伐遼，蓋自銀朮可等發之。

太祖與耶律訛里朵戰于達魯古城，遼兵二十余萬，銀朮可、婁室率眾沖其中堅，凡九陷陣，輒戰而出，大敗遼軍。銀朮可為謀克，遂與婁室戍邊，複與婁室、渾黜、婆盧火、石古乃等攻黃龍府，敗遼兵萬余于白馬濼。太祖拒遼兵，銀朮可守達魯古城。收國二年，分鴨撻、阿懶所遷謀克二千戶，以銀朮可為謀克，屯甯江州。

遼大冊使習泥烈遣回，約以七月半至，而盡九月習泥烈未來，上使諸軍過江屯駐。遼曳剌、麻答十三人，兵士八人縱火於渾河，以絕芻牧。銀朮可獲之，乃知遼邊吏乙薛使之，太祖命釋之。從都統杲克中京，銀朮可與習古乃、蒲察、胡巴魯率兵三千，擊奚王霞末於京西七十里，霞未棄兵遁。遼主西奔天德，銀朮可以兵絕其後，遼主遂見獲。

後從宗翰伐宋，圍太原，宗翰進兵至澤州，及宗翰還西京，太原未下，皆命銀朮可留兵圍之。招討都監馬五破宋兵于文水。節度使耿守忠等敗宋黃迪兵于西都穀，所殺不可勝計。宋樊夔、施訐、高豐等軍來救太原，分據近部，銀朮可與習失、杯魯、完速大破之。索里乙室，破宋兵於太谷。宋兵據太谷、祁縣，阿鵑懶、拔離速複取之。种師中出井陘，據榆次，救太原，銀朮可使斡論擊之，破其軍。活女斬師中于殺熊嶺，進攻宋

制置使姚古軍于隆州穀，大敗之。撒里土敗宋軍于回馬口，郭企忠殲宋軍於五台。及宗翰定太原，與宗望會兵於汴，銀朮可等攻汴城，克之。師還，銀朮可降岢嵐、寧化等軍，攻嵐州拔之，招降火山軍。與希尹同賜鐵券。

宗翰趨洛陽，賽里取汝州，銀朮可取鄧州，殺其將李操等。薩謀魯入襄陽，拔離速入均州，馬五取房州，擒轉運使劉吉、鄧州通判王彬。拔離速破唐、蔡、陳三州，克潁昌府，沙古質別克舊潁昌。

宗翰會伐康王，銀朮可守太原。天會十年，為燕京留守。天會十三年，致仕，加保大軍節度使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遷中書令，封蜀王。天眷三年，薨，年六十八。以正隆例贈金源郡王，配饗太宗廟廷。大定十五年，謚武襄，改配享太祖廟廷，子毅英。

子 毅英

毅英，本名撻懶。幼警敏有志膽，初丱角，太祖見而奇之。年十六，父銀朮可授以甲，使從伐遼，常為先鋒，授世襲謀克。

宗翰自太原還西京，銀朮可圍守之，毅英在行間，屢有功。宋兵數萬救太原，至南關，銀朮可與弟拔離速、完顏婁室等擊之，當隘巷間，一卒揮刀向拔離速，毅英以刀斷其腕，一卒複從旁以槍刺之，毅英斷其槍，追殺之。拔太原，下河東諸州，攻汴京，皆有功。與都統馬五徇地漢上，至上蔡，以先鋒破孔家軍。睿宗攻開州，毅英先登，流矢中其口，睿宗親視之，創未愈，強起之，攻大名府。第功，宗弼第一，毅英次之。攻東平，毅英居最。

拔離速襲宋康王於揚州，毅英為先鋒。拔離速追宋孟後於江南，毅英前行趨潭州。宋大兵在常武，毅英以選兵薄其城，敗千餘人。明日，城中出兵來戰，毅英以五百騎敗之，獲馬二百匹，遂攻常武。拔離速以諸軍為大陣，居其後，毅英以五百騎為小陣，當前行，即麾兵馳宋軍，宋軍亂，遂大敗之。拔離速觀其周旋，歎賞之。

其後河東郡縣多叛，毅英以先鋒攻絳州，克之。複攻沁州，飛砲擊其石脅，歸營中。諸軍攻沁州，三日不能下，別將骨赧強起毅英指麾士卒，遂克之。

攝河東路都統，從左監軍移剌餘睹招西北諸部。毅英將騎三千五百，平其九部，獲

生口三千，馬牛羊十五萬。以先鋒破宋吳山軍，再戰再勝，遂恤宋兵于隘，死者不可勝計，宋兵遁去。

宗弼再取和尚原，設英以本部破宋五萬人，遂奪新叉口，宗弼留兵守之。是夜，大雪，道路皆冰，和尚原宋兵勢重不可徑取，宗弼用設英微，入自傍近高山叢薄翳薈間，出其不意，遂取和尚原。

設英請速入大散關，自以本部為殿，以備伏兵。宗弼至仙人關，設英先攻之，宗弼止之，設英不止，宗弼以刀背擊其兜鍪，使之退，設英曰：「敵氣已沮，不乘此而取之，後必悔之。」已而果然。宗弼歎曰：「既往不咎。」乃班師。設英殿，且戰且卻，遂達秦中。

齊國初廢，元帥右監軍撒離喝馳驛撫治諸郡，至同州，故齊觀察使李世輔出迎，陽墜馬稱折臂，歸。撒離喝入城，世輔詐使通判獻甲，以壯士十人，被甲上查事，世輔自壁後突出，執撒離喝。設英方索馬於外，變起倉卒，不得入。城門已閉，皆有兵衛，至東門，合荅雅領騎三十餘，與設英遇，遂斬門者出。而世輔擁眾自西門出，設英與合荅雅襲之，一進一退以綴世輔，使不得速。世輔慮救兵至，乃要撒離喝與之盟，勿使追之。留撒離喝於道側，設英識其聲，與騎而歸。除安遠大將軍，攝太原尹，四境鹹治，兼攝河東南、北兩路兵馬都總管。

朝廷以河南、陝西與宋，已而複取之，師至耀州。宋人每旦出城，張旗閱隊，抵暮而還。道隘，騎不得逞。設英請兵五百，薄暮先使五十人趨山巔，令之曰：「旦日視敵出，舉幟指其所向。」乃以餘兵伏山谷間。明日，城中人出閱如前，山巔旗舉，伏兵發，宋兵爭馳入城。設英麾軍登城，拔宋幟，立金軍旗幟。宋兵後者望見之不敢入，遂降，城中人亦降。

宋吳玠擁重兵據涇州，涇原以西多應之。元帥撒離喝欲退守京兆，俟河南、河東軍。設英曰：「我退守，吳玠必取鳳翔、京兆、同、華，據潼關，吾屬無類矣。」撒離喝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設英曰：「事危矣，不如速戰。我軍陣涇之南原，宋兵必自西原來。設英與斜補出各以選騎五百摧其兩翼，元帥當其中擊之，可以得志。」監軍拔離速曰：「二子當其左右，拔離速願當其中。元帥據岡阜，多張旗幟為疑兵，可以得志。」撒離喝從之。吳玠兵果自西原來，設英、斜補出擊其左右，自旦至午，吳玠左右軍少退，拔離速當其前衝擊之，遂敗玠軍，僵屍枕藉，大澗皆滿。自此蜀人喪氣，不敢複出，關、陝

遂定。

曆行台吏部工部侍郎，從宗弼巡邊，遷刑部尚書，轉元帥左都監。天德二年，遷右監軍。元帥府罷，改山西路統軍使，領西南、西北兩路招討兵馬，坐無功，降臨海軍節度使，曆平陽、太原尹。正隆末，為中都留守，兼西北面都統，討契丹撒八，駐軍歸化州。

世宗即位于遼陽悻使彀英侄阿魯瓦持詔往歸化，命彀英為左副元帥，就遣使召陝西統軍徒單合喜，宣大定改元詔、赦於西南、西北招討司，河東、河北、山東諸路州鎮，調猛安軍屯京畿。阿魯瓦見彀英，彀英猶豫未決，士卒皆欲歸世宗，彀英不得已，乃受詔。以元帥令下諸路，亟泥馬槽二萬具，諸路聞之，以為大軍且至，然後遣人宣赦，所至皆聽命。

大定元年十一月，彀英以軍至中都，同知留守璋請至府議事。彀英疑璋有謀，乃陽許諾，排節仗若將往者，遂率騎從出施仁門，駐兵通州。見世宗於三河。詔彀英以便宜規措河南、陝西、山東邊事。二年正月，至南京，遂複汝、潁、嵩等州縣，授世襲猛安。入拜平章政事，罷為東京留守，未行，改濟南尹。

初，彀英宿將恃功，在南京頗瀆貨，不恤軍民。詔使問以邊事，彀英不答，謂詔使曰：「爾解何事，待我到闕奏陳。」及召入，竟無一語及邊事者。在相位多自專，己所欲輒自奏行之。除留守，輒忿忿不接賓客，雖近臣往亦不見。上怒，遂改濟南。上數之曰：「朕念卿父有大功于國，卿舊將亦有功，故改授此職，卿宜知之。若複不悛，非但不保官爵，身亦不能保也。」彀英頓首謝。

久之，改平陽尹，致仕。起為西京留守，以母憂去官。尋以本官起複。俄複為東京，曆上京，詔曰：「上京王業所起，風俗日趨詭薄，宗室聚居，號為難治。卿元老大臣，眾所聽服，當正風俗，檢制宗室，持以大體。」十五年。致仕。

久之，史臣上《太宗》、《睿宗實錄》，上曰：「當時舊人親見者，惟彀英在。」詔修撰溫蒂罕締達往北京就其家問之，多更定焉。

十九年，薨，年七十四。最前後以功被賞者十有一，金為兩二百五十，銀為兩六千五百，絹為疋八百，綿為兩二千，馬三百十有四，牛羊六千五百，奴婢百三十人。

母弟 麻吉

麻吉，銀朮可之母弟也。年十五，隸軍中，從破高麗兵，下甯江州，平系遼女直，克黃龍府，皆身先力戰，以功為謀克，繼領猛安。破奚兵千餘。自斡魯古攻下鹹、信、瀋州及東京諸城，麻吉皆有功。都統杲取中京，與稍合、胡拾答別降楚里迪部，屯兵高州。以兵援蒙刮勃堇，大破敵兵，變敗恩州兵五萬人。討平遼人聚中京山谷者，降三千餘人。戰于高州境上，伏矢射之中目，遂卒。

麻吉大小三十余戰，所至皆捷。皇統中，贈銀青光祿大夫，謚毅敏。子沃側。

子 沃側

沃側，年十七，隸軍中，從拔離速擊遼將馬五，敗之。麻吉死，領其職。宗望伐宋，至河上。宋兵屯於河外，以二舟來伺我師，乃遣沃側率勇士數輩，以一舟往迎之，盡俘以還。襲康王于江、淮間，沃側皆與焉。師還，駐東平。及廢齊，屯兵河北，招降旁近諸營，多獲畜產兵仗，軍帥嘉之，賞以甲馬。

後攻陝西，為右翼都統，攻城破敵，皆與有功。師還，正授謀克。遷華州防禦使，屬關中歲饑，盜賊充斥，沃側募兵討平之，部以無事。郡人列狀丐留，不報。未幾，除迪列部族節度使，改迭剌部。用廉入為都水使者，秩滿，同知燕京留守事，為西北路招討使。

撒八秩滿已數月，冒其俸祿，不即解去，沃側發其事。撒八反，沃側遇害。

弟 拔離速

拔離速，銀朮可弟。天輔六年，宗翰在北安州，將會斜也于奚王嶺，遼兵奄至古北口，使婆盧火、渾黜各領兵二百，擊之。渾黜請濟師，宗翰欲自往，希尹、婁室曰：「此易與耳，請以千人為公破之。」渾黜以騎士三十人前行，至古北口，遇其遊兵，逐入山谷，遼人以步騎萬余迫戰，亡騎五人，渾黜退據關口。希尹、婁室至，拔離速、訛謀罕、胡實海推鋒奮擊，大破之，斬馘甚眾，盡獲甲冑輜重。希尹與撒里古獨、裴滿突撚敗其伏兵，殺千餘人，獲馬百餘匹。婁室拒夏人出陵野嶺，留拔離速以兵二百，據險守

之。

銀朮可圍太原，近縣先已降，宋軍來救太原者複據太谷、祁縣，拔離速、阿鶻懶複取之。宋姚古軍隆州穀，拔離速敗之，張灝兵出汾州，又擊走之。天會四年，克太原，拔離速為管勾太原府路兵馬事，複與婁室敗宋兵于文水，遂從宗翰圍汴。與銀朮可略地襄、鄧，入均州，還攻唐、蔡、陳三州，皆破之，克潁昌府。遂與泰欲、馬五襲宋康王于揚州，康王渡江入于建康。

天會十五年，遷元帥左都監。宗弼再定河南，撒離喝經略陝西，至涇州，拔離速大破宋軍於渭州，渭州、德順軍皆降，陝西平。遷元帥左監軍，加金吾衛上將軍，卒，謚敏定。

習古乃

習古乃，亦書作實古乃。嘗與銀朮可俱往遼國取阿疏，還言遼人可取之狀，太祖始決意伐遼矣。婆盧火取居庸關，蕭妃自古北口出奔，太祖使習古乃追之，不及。後為臨潢府軍帥，討平迭剌，其群官率眾降者，請使就領諸部。太宗賜以空名宣頭及銀牌，使以便宜授之。獲遼許王莎邏、駙馬都尉蕭乙辛。遼梁王雅里在紇里水自立，不知果在何處，至是始知之。於是，徙遼降人於泰州，時暑未可徙，習古乃請姑處之嶺西。及習古乃築新城于契丹周特城，詔置會平州。

烏虎里部人迪烈、劃沙率部族降，朝廷以撻僕野為本部節度使，烏虎為都監。習古乃封還撻僕野等宣誥，以便宜加撻僕野散官，填空名告身授之，及錄上降附有勞故官八百九十三人，朝廷從之。於是，迪烈加防禦使，為本部節度使。劃沙加諸司使，為節度副使，知迪烈底部事。撻離答加左金吾衛上將軍，節度副使，知突鞠部事。阿棠加觀察使，為本部節度使。其餘遷授有差。以胥葛城地分賜烏虎里、迪烈底二部及契丹人，其未墾者聽任力占射。

久之，領鹹州煙火事。天會六年，完顏慎思所部及其餘未置猛安謀克戶口，命習古乃通閱具籍以上。天會十年，改南京路軍帥司為東南路都統司，習古乃為都統，移治東京，鎮高麗。

贊曰：金啟疆土，斡魯、斡魯古方面功最先著，婆盧火、婁室最先封，泰州之邊圉，

黃龍之沖要，寄亦重矣。若閣母之勤勞南路，婁室之經營陝西，銀朮可之圍守太原，勞亦至矣。斡魯古之不治，閣母之敗，譴罰之亟，諸將慴焉。夫能以弱小終制強大，其效驗與。銀朮可、習古乃觀人之國而知其可伐，古語雲「國有八觀」，善矣夫。